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六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

少有文翰

書鈔五十七臧榮緒
晉書曰學涉有才華

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

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

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書鈔六十二虞預晉書曰中宗爲丞相稱制以隗爲時
司直多所彈糾文案咸先奏上雖不盡從多所採用

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

戴若思官

晉書校文三曰若思傳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則此傳護軍

將軍當為中

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

護軍之為

通典六十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

結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

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為父之道王廙王

彬于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

鄉論又通典計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

等贈趙姬

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

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

有顏合周喪嫁女議江啟亦有王籍

廬江太守梁龕明

顏合周喪嫁女議皆與隗同時所上

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

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
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
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顓等知龕有喪
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
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
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
免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
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
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
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

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
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忝意聞
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
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
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
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
將王含以族彊顯貴

書鈔六十二引晉中興書彭城劉錄作王含以兄弟顯貴驕傲

自悉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
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
彊禦皆此類也

魏書司馬叡傳曰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書

鈔六十二晉中興書彭城劉錄曰隗自劾奏免含官又
曰鄧隗爲中丞劾奏請免王含官敦煌石室本晉紀曰
是時王氏得政隗之在門下也從容言於帝曰王氏強
宜斷抑損文心雕龍奏啟篇曰劉隗切正而劾文闕略
案鄧隗爲劉隗之誤本傳隗爲御史中丞及建興中丞
侍中均在此事之後中興書及魏書均誤也

相府斬督運令史滔于伯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郭璞傳作丞相令史蓋本丞相府

之令史以督運獲罪也

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

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
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
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
行督運令史滔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
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

冤魏書司馬叡傳曰殺督運令史涓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

如弦時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人怨之

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盾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

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

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王隱晉書曰劉隗奏曰

懷情抱恨雖沒不忘故有殞霜之伯有書見彭生爲豕

應夜哭之鬼案本傳失引上二句

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莛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旣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于廣都之中白日刃

尉遠近訥嚇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旣無大臣
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顛坐免
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楊尹
敦煌石室本晉紀太興二年六月己卯以侍中劉隗爲丹楊尹與尙書令刁協並爲元
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
在外萬機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
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案元帝紀隗時爲青
州刺史鎮淮陰蓋以青州刺史而初隗以王敦威權太
督四州軍事也本傳失載爲刺史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
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

聖上顧眄足下今犬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勦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眾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

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眞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尙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晉書校文三日據堅載記及朱序傳圍襄陽乃苻丕非融周家祿校勘記日梁州誤雍州波率眾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

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
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
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厯數在躬
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
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
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
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
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
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
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

元作流

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

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
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
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
眾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
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
以立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
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
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
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
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

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
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
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
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
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
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
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
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
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
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

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汙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

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
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
眾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
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荅天休則四海
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
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
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
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
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

案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引異苑云

劉波後爲前將軍敗見殺與本傳作追贈者異是時子波拜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亦未出征恐出傳聞之誤

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

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

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

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

世說賞譽篇下注曹

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

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

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

類聚四十四引曹嘉之晉書儲紀垂泣作

倚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閭鼎所殺司空蔡謨

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

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

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彝 彝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書鈔五十四山濤啟事云鴻臚職主朝史中丞刁攸舊能可參燮繇四科軌引雕刁又六十二山公啟事云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僚未甚爲憚坐治政事改尚書可也案山公雖兩薦刁攸蓋未嘗遷鴻臚及尚書也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世說方正篇注虞預晉書曰少釋褐濮陽王文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

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

馬後厯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父驃騎司馬及東嬴

公騰鎮臨漳

晉書校文三日當作新蔡王騰

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

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

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

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尙書左僕射于時朝廷

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

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

御覽二百一十一晉中

興書曰刁協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廷之臣無練習舊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加性所近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爲強記刁遵墓志云協晉侍中尙書左僕射案本傳不言爲侍

中從略

太興初遷尙書令

御覽二百十晉中興書曰刁協遷尙書令詔曰尙書令協抗志

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

剛悍

書鈔五十九引晉中興書作性剛亮

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

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

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

書鈔五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志在匡益中宗甚信重

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

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

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

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

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

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
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
而誅之敦平後周顓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
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
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
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
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
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閒耳卽凶殘之誅以爲
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
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

昔孔宣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
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
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
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
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
人猶尙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
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
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
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
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

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宣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

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案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廷郭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尙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

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羸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

刁遵墓志作太倫

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

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尙

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

晉書

校文三曰據魏刁遵墓志葬曾爲侍中司空此傳失載案志文司空下有義陽二字附又云謨明有晉祖父以忠肅恭懿聯輝建侯是葬曾受封爵義陽乃其封地耳史亦失書

假節鎮廣陵卒於官

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

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隱晉書弘作宏並歷顯職作各歷職州刺史

隆安中達爲廣州刺

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

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

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達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

歷陽暢右衛將軍

晉書校文三曰刁遵墓志暢官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與此異疑不足據案

刁遵志魏人據其家乘而作必非偽造暢既被誅其子奔秦仕魏無人爲之撰集傳狀故晉末史官每多缺佚唐人修史亦失載志文光祿大夫下有弘撫軍桓脩司建平二字卽蓋暢曾受封爵史亦缺略

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厯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于桓立至當利而立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厯陽逵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案魏書刁雍傳雍暢子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刺史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是刁氏未嘗滅也蓋晉人修史時不知刁氏子刁氏素殷富奴客縱孫厯仕元魏唐人遂承用其文耳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隱晉書作上固山澤爲京口之蠶裕散

其資蓄

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宋既誅暢散其穀帛金錢牛羊

令百姓稱力

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御覽四百

七十一引王隱晉書作時天下飢儉編戶菜蔬及刁氏之破百姓充足晉書校文三曰協傳咸康中蔡謨與冰書有刁氏今貧語其非素殷富明矣以一家之資而謂天下編戶賴以濟尤屬過實蓋達夙為裕所惡故當時史錄多誣詞要不足為信史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虞預晉書作戴儼字

若思晉書校文三曰據陸機薦若思文亦作戴儼字淵虞書云名儼頗疑若思有更名事而史失載祖烈吳

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

潘京傳作武陵太守

若思有風儀性閑爽

世說賞譽篇下注虞預晉書曰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

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

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

世說自新篇曰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

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

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

世說自新篇曰淵既神姿峰穎雖處

鄙事神氣猶異

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

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

交焉

世說自新篇曰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若思後舉孝廉入洛

周顗

傳作秀才

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壙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園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

御覽六百

三十二引陸機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御覽六百三十二引陸機

文思理作心智文安窮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世說自新篇注引虞預晉書立行作力行有

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御覽六百三十二引陸機

文作東南之貴寶世說自新篇注虞預晉書作朝廷之貴璞書鈔三十三引陸機文作宰相之奇璞若得

託迹康衢世說自新篇注引虞預晉書託迹作寄跡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

廟必能垂光與璠矣世說自新篇注引虞預晉書此句下有夫枯岸之民果於輪珠潤山

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數語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

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

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

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

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尙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尙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充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勞格校勘記曰元紀云司充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當是時劉隗督幽州疑是傳誤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免將士周家祿校勘記曰免當作勉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

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

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

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

魏書司馬叡傳曰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眾攻之戴

淵親率士鼓眾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乘之叡軍敗績

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

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

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

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

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

世說尤悔篇注

引虞預晉書作呂漪

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詔若思爲尙書

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

世說尤悔篇注虞預晉書曰淵旣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

之故售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世說尤其說焉

引虞預晉書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高名作名望

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世說尤悔篇注引虞預晉書作役將未歆也

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

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册贈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虞預晉書右作左寰宇記一百十二

日戴淵墓西北去鄂州一百九十六里晉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簡侯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

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類聚三十六引晉博士戴出魏議案本傳失載為博士

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

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
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
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
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
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
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
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
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

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尙文遭亂尙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擧旗之才亦未有從軍

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

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

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

也今天地告始

宋書禮志一引作方今天地更始

萬物權輿聖朝以神

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

宋書

禮志一引作創千齡之英範

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

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

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

困學

紀聞曰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吳有雙劒之節趙有挾琴之客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

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尙書僕射卒

官

禮志上常侍戴邈詣闕上疏本傳不載爲常侍

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謚嗣

勞格

校勘記曰據此則邈當有封爵傳既不載所封之爵邑則此句無根

周顗

子閔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微

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

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巍然儕

輩不敢媒也又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書鈔六十九晉陽秋云少

有重名兼美姿容終日嶷嶷然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

見顗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

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

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

陵遲雅道殆衰案孫盛所言卽此事惟賁嵩賁泰未知孰

誤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世說言語篇注引晉清

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

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

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

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周浚傳作成武侯

安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尙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

軍將軍以顗爲長史

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曰東海王越出鎮兖州牧籛俊以顗爲參

軍案臧書與本傳異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益遠將

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

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顓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

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顓

至武昌投王敦案是時王敦爲江州刺史而實鎮武昌也

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顓雖

退敗未有莅眾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

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復以爲

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尙書頃之以醉

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

初更拜太子少傅尙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

御覽二百四十四引晉中興書循省作忖省

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

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
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
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
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
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

案書鈔六十五引晉中興書軌匠作軌正當字誤在貴字

之上又誤作富此乃宋鈔本之謬

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
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
方樂廣

世說輕詆篇作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

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于西堂酒

酣世說方正篇作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從注云按明帝未即位顗爲王導所殺此說非也

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

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

加戮世說方正篇作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累日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囚欲殺之

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

世說方正篇作近知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尙書紀

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書

六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代戴淵爲護軍將軍紀瞻置酒

請顗及王導二十人又六十九王隱晉書曰周顗以杜

機爲參軍事出教曰杜參軍職守眞直耽學樂道世說

任誕篇注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尙書紀

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詔曰

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
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權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
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後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
射世說任誕篇曰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
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庾亮曰周
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
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世說任誕篇注語林曰伯仁正
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
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書鈔一百四十八引語林
作周伯仁在西彭蠡語林曰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
婦喪三日姑喪二日醒也案世說注及御覽所引語林
詞正相反未知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
孰誤因兩存之

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御覽四百九十

七語林曰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顗

顗

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

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

世說雅量篇作須臾舉蠟燭火

仁

擲伯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

世說方正篇注阿奴謨小字御覽四百八

十九引郭子作阿孥

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

腹曰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

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

世說言語篇曰周僕

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

導云卿欲希嵇阮

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

顓曰

世說方正篇注引顓別傳作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顓相見曰

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

世說方正篇注引顓

別傳未作希

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

脅主

世說方正篇注引顓別傳作未有入臣若此而不作亂

共相推戴未能數年

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狼抗無上

世說方正

篇作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注引顓別傳作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出御覽四百二十八鄧粲晉紀曰周顓以為敦剛愎不仁親害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平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

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

下官親率六軍

世說方正篇犯順作犯正親率作忝率御覽四百二十八引鄧粲晉紀犯順作

內侮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

所荅

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耶

帝召顗於

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

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

長史郝叡等勸顗避敦

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長史郝叡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

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

越邪

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朝廷傾撓豈可間厝求活投身胡虜耶

俄而與戴若思

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

御覽四百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書鈔一百二十四引語林作經太廟大喚宗廟之靈以消刺落

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

地罵曰王敦小子也

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

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

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御覽七百一語林曰大將軍刑周伯仁以

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東晉疆域志曰石城頭寔宇記

城東有大石俗呼為塘岡即王敦害周時年五十四顛

伯仁戴若思處百姓冤之乃記其石焉世說尤悔篇注引鄧

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世說尤悔篇注引鄧

榮晉紀作王敦參軍有於敦因謂敦曰周家奕世合望

坐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世說尤悔篇作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注引鄧榮晉紀作伯

仁垂作而不果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

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世說尤悔篇曰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

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注引鄧粲
晉紀作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
何能盡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

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

甕米數石

書鈔一百三十五晉中興書曰繆烜籍其家止有素簾數枚中有故絮又三十八鄧粲晉

紀曰筭區中有敗絮數簾糟酒五甕米數斛御覽四百二十五引鄧紀作故播酒五甕案繆烜當為繆坦之謫

郭舒傳有督護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案顓與若思

害若思傳云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此則云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史臣於此殊失檢照且敦本傳書曰敦

死此傳不應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書為敦卒也

少年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

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

世說尤悔篇曰丞相兄弟

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帝納其

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

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

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

荅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

當誅爾導又無言

世說尤悔篇曰大將軍至石頭問丞

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荅又問可爲尙書令又不應因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

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

三子閔恬頤

周閔周家祿校勘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

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尙書尙書左僕射加中軍將

軍轉護軍太平廣記一百十三吳祥記曰周閔晉護軍

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有他經數部

大品亦雜在其中既常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

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尙在大品領

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世說賢媛篇注和氏

譜曰超娶汝南以弟頤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

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
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眾非先王之道也
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立亮剛
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
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
其名以誓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
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顓招
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晉書斟注卷七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

魏志王粲傳曰璩子

貞注引文章敘錄曰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世說仇隙篇注引王隱晉書誤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作曾孫

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

智傳

曰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

乃請族人共居

書鈔一百三引王隱晉書詳載其言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晉中興書作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

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

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世說仇隱篇注王隱

晉書曰應詹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初

充嘆曰所謂入質之士案何充當從本傳作何劭初

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

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

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

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

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

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

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

書鈔三十
五引王隱

晉書誤作應舉爲南平郡守又七十
五引王書誤作應舉爲南陽太守

王澄爲荊州假詹

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

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慄

慨

書鈔九十八晉中興書汝南應氏祗字錄曰永嘉五
年洛陽傾覆王澄不能遣軍詹流涕爲澄顯陳大義

催令進澄令詹作檄詹下筆
卽成辭既壯麗見者稱之

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

谿蠻並反

書鈔一百四引晉中興書
作天門等郡谿蠻共背叛

詹討降之時政令

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

懷詹數郡無虞

書鈔一百四引晉中興書作詹嘗召諸
蠻之君破銅券盟誓由是蠻懷詹化數

郡無驚御覽五百九十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
書鈔
八引何書銅券作鐵券

五御覽二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其州郡百姓歌之曰

奔敗惟詹獨保一郡外禦戎狄內卹百姓

亂離既普御覽四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普著作著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

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御覽四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

拯作惠隆上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本

傳卞敦傳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

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

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書鈔三十八晉中

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

其清介又引一條作陶侃破杜彌應詹亦隨侃在軍

杜彌乃杜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

弢之誤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眾荊州素服詹名

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
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御覽二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詹太興三年爲後
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
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
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
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
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
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
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玄

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劉謙穎之晉紀

鄙俗作羣俗又此句下有望白暑空顯以永嘉之弊未

台衡之望尋文謹案日以蘭薰之器四語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

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

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尙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

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書鈔五十二引

臧榮緒晉書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

作遷光祿卿書鈔五十三臧榮緒晉書曰諷議於時優游文籍愛

明好才士文辭粲然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南頓應錄曰故優游諷議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

一言無所標明

慷慨曰

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應詹奮然慷慨答曰

陛下宜奮赫斯之威

臣等當得負戈前驅

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臣等當負戈從戎必傾族滅之禍以順

討逆
作不願侯命以討逆社稷之計也二句
庶

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

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

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盾等擊敗之

御覽三百五十六晉建武故事

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官壘
斬賊率杜

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

勞格校勘記曰成帝紀作觀陽伯誤食

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

光啟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

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司

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

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以

道德案阮瞻未爲將軍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書鈔所引誤以應詹爲阮瞻

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

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積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

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

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

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

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

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
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
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
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
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
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
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
勸必行故厯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
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
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

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
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
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
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
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
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
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
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
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懽心百姓賴之
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縶綬齊好

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
功崎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
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
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
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
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勞格校勘記曰
六當作元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
祠以太牢子立嗣位至散騎侍郎立弟誕有器幹歷六
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

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
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住宅
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
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
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
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
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
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
彥鳬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
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

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鄧騫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

輿地紀勝十九誤作字秀思案本傳卓爲寔之曾孫吳志甘寔傳巴

郡臨江人注引吳書曰寔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蓋甘氏由南陽而巴郡而丹楊已三易其郡望矣秦

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寔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尙書案吳志甘

寔傳子環以罪徙會稽史不

父昌太子太傅禪國山碑有尙書直

載述之名殆爲環之昆弟

見昌三人吳騫碑攷云豈卽其人乎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

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

東歸前至厯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

爲其子景娶卓

元作其

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

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

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

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

晉書校文

四曰顧榮傳以此事歸功於榮蓋本同謀互著於傳以爲微烈耳揆當日情事卓握兵柄又住橋南斷橋收船

勢順而易終當以是傳爲實錄

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

督揚威將軍厯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

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

州刺史

書鈔三十五引王隱晉書誤作相州刺史

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

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荅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

隋志梁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亡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

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恆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書鈔一百二十九劉勰之晉紀曰王敦欲伐甘泉錄字卓遣使送大刀及白綸巾與卓不取也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違言之事濟當以甘侯

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恆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采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

當其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

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
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間
也卓尙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旣不義舉又不承大
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
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
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
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强眾藉威名杖節而行
豈王含所能御哉邇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
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
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

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旣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

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
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
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水經
篇曰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
注云卽堵口也水經注刊誤曰全氏云堵口當作豬口
晉書甘卓傳作豬口若作堵口則是堵水之口非矣水
經注釋二十八曰一清按寰宇記沔陽下云周地圖經
云夏水合瀘水同入漢水入瀘名爲七里汧卽屈原逢
漁父與言濯纓鼓枻而去是此地全祖望曰按夏水決
入之地曰瀘口非有瀘水也而記又引荊州敦大懼遣
圖副及盛宏之說則亦不以爲有水名瀘也
卓兄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
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
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

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
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
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
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
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
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
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
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
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
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

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

百十三引王隱晉書巫云作師言悲鳴下有尋而卓被害五字

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

勸令自警卓轉更很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

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

御覽七百十三引王

隱晉書作將軍周慮等

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

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

御覽三百六十六王隱晉

書曰郡人陳訓私語人曰甘公頭低視仰目中

有赤脉當危於兵勿與將可也果爲王敦所害

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監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字長眞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

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便

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
魏人所敗以虞惺兄弟爲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
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
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又又喜曰君所
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
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厯武陵
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

元和姓纂九曰魏卞

揖生統金石錄曰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其略曰君諱統
字建業又云惟帝念庸命以南邦又云嘉平二年十一

月己亥寢疾卒官而其首題魏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
按晉書卞壹傳祖統琅邪內史而元和姓纂亦云統爲
晉瑯邪內史今此碑殘缺處猶有瑯邪字尙存知其嘗
爲此官而統以魏嘉平中卒姓纂以爲仕晉者誤也
父粹以清辯鑒察稱清辨監察見稱爲太子舍人世說
識鑒篇下注卞壹別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

傳曰父粹太常卿
龍立仁無雙立仁粹字也書鈔六十六引晉八王弟哀

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

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尙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

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

將軍何攀傳趙王倫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四

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隋志有中書令卞粹集一卷進爵

注云梁有五卷唐志作二卷

爲公及長沙王父專權粹立朝正色父忌而害之晉書校文

四曰粹與馮蓀等圖害父被殺父及河間王顯傳可證禍出自召此所言殊不足信初粹如廁見

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壹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世說賞譽篇下

注卞壹別傳曰少以貴正見稱壹齊王囹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

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馥本傳作鎮東請爲從

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

以壹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

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

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壹賤自陳曰壹天性

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

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
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
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
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
致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規暫恭
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旣梟懸壺亦嬰
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
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
憚聞西臺召壺爲尙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
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

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
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
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
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
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
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
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柰何哀孤
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
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

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

書鈔六十五千寶晉

紀曰世稱卞壹裁斷朝廷實忠於事上

權貴屏跡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卞壹別傳權貴作權門

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壹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

顯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
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
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旣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
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
旣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
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
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
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
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
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

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
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
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
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
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
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
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
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
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周家祿校勘記曰陸晔也宜照本傳從日旁
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
輝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
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壹遷吏部尙書王含之難加中
軍將軍含減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
豫領尙書令御覽二百十三引卞壹奏彈尙書丞郎事案當是領尙書令時所上與王導
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尙書令帝
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壹正色於
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宜是人
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
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通典六十七明穆庾皇后報卞壹詔曰帝須成人更詳師傅之

禮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

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
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
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
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
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
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書鈔五十九晉中興
書曰卞壺爲尙書令
奏王導居位無敬御史中丞誰何撓不糾至今憚肅事
寢不行舉朝憚之案誰何撓當是鍾雅阿撓脫去鍾字
又誤雅爲誰阿爲何初學記十一御覽二壺斷裁切直
百十引晉中興書作壺奏導專任無敬
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榦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
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

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

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恆無閑泰常如含瓦

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尙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初咸和中貴游子弟能

談嘲者任誕篇注十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游子弟莫不祇肅

多慕王澄謝鯤

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

由於此欲奏推之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推作治

王導庾亮不從

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

中孔恒密表不宜拜

案孔坦傳載此導聞之曰王茂弘事恒爲坦之譌

驚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
峴當敢爾邪壺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
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
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
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
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
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
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

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尙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夏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盾等與

峻大戰於西陵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
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
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
合力疾而戰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
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眡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
時見害文選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注濟陰卞錄曰
壺乘馬被甲赴賊寰宇記九十九日江寧縣忠孝
亭晉卞壺父子死難處卽葬于此案元和峻平朝議贈
姓纂九作粹子眡盱眡瞻誤脫忠貞一世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尙書郎弘誦議以爲死事
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
實未副眾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

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
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
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
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元作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

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
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旃再對賊鋒父
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況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謂
可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眾望於是改
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

卒贈世子眡散騎侍郎眡弟盱奉車都尉眡母裴氏撫

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

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文選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注王隱晉書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眡子誕

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

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爲慨然可給實口

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

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御覽三百七十晉陽秋曰

義熙九年羣盜發卞壺墓剖棺虜掠又五百五十七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亦作義熙九年袁宇記九十曰卞

壺字望之安帝義熙十八年盜開卞壺墓剖棺掠之屍僵鬢髮蒼白面貌如生兩手拳爪甲出透手背勅給錢

十萬重修營之按冢在紫極宮後臨嶺溝亭號曰忠貞亭案十八年當是九年之誤輿地紀勝十七亦誤作十年八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眀尙書郎案元和姓纂九誤作粹子眀眀瞻以瞻爲眀之兄與傳不合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尙書郎案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氏晉書校文四曰攷詵傳轉車騎從事中郎以尙書崔洪薦爲右丞皆在武帝之時至楊駿被禍在惠帝初元遠不相及此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尙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母輔之勸越擊
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眾咸壯之出
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
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
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
討沔中皆平旣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
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
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沔帝備求良將可以
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沔口
東晉疆域志曰沔口在宿預縣及勒寇彭澤勞格校勘記曰本紀敦自

沔口在宿預縣

及勒寇彭澤

勞格校勘記曰本紀

敦自

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
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慄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
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
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云
右將軍王敦守石頭與
此異袁瓌傳王敦平
爲鎮南將軍與此同事平更拜尙書以功封益陽侯徙
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
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
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
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晉書
校文
四日獨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
字衍文

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
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
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
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

書鈔六十一引晉中興書世說政事篇注引

晉陽秋均作字世瑜案瑜與超其義相成本傳作瑜乃瑜之誤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

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六世孫封臨沂縣慈

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父徵爲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尙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

忠謹清慎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忠清慎密

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

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

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

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交書作交關書

疏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

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

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

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

帛

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慎稱理身清苦衣

帛

不重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

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足懼

足元本作是御覽二百一十二引晉中興書作殃咎

至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

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

作大函邨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

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援鵲堂筆記附注方東樹按曰此卽宋熙

寧手實之法然則呂惠卿亦有所本也

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

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

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

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

子不瞻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

牛市不可得啟買官外廢牛詔便以賜之御覽八百二十八劉超讓

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廢牛

中色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正布乞以買此

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興前後辭讓不

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啟全晉文注曰案

此詔當在超爲中書侍郎後晉書本傳出爲義興太守

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

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爲君子營書鈔六十一御覽二百四十一晉中興書曰時

校尉兵以義興人多義隨超因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

領之號曰君子營以實宿衛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

峻謀逆超代趙盾爲左衛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明帝紀超盾皆爲右衛將軍

左宜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

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

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大將軍案職官志左右衛無大將

軍大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

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

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書鈔六十四晉

中興書曰蘇峻作逆逼遷天子超攀轂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

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

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

繼綫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

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

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

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

收超及鍾雅

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

咸和四年正月時蘇峻已死矣當云蘇逸

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

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

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

是遂誅讓

世說政事篇曰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

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

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元作

高顯近地葬之

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
事三帝恆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詔故士人
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
邳內史訥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案陳頴傳有太守劉
出爲陳郡太守本傳失載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世說政
事篇注
雅別傳曰雅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元和姓纂一
曰鍾繇弟演演元孫雅案一作曾孫一作元孫未知孰
誤
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
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尙書郎

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尙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立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厯世其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御覽二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太祖永昌元年以鍾雅爲北軍中候五年省併領軍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東晉疆域志曰宛陵

有青弋水元和志在宣州西九十九里時廣德縣人周玘曉讀書齋雜錄日案此與周宣

佩同名非一人也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

斬之鳳平徵拜尙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

未葬而尙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

入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

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

寮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

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

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

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

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

世說方正

篇曰百僚奔敗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

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

待其斃

世說方正篇斃作弊

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

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

世說方正篇至作進

庾亮臨去

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

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

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

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

周家祿校勘記曰應詹爲江州刺史在南甘卓爲梁州刺

史在西又本傳詹前卓後二字宜互易上下

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促

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斟注卷七十